



黑皮书系列

双重 火焰

—— 爱 与 欲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 著

蒋显璟 真漫亚 译

東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重火焰:爱与欲/(墨西哥)帕斯(Paz, D.)著;蒋显璟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8
(黑皮书系列)

书名原文:The Double Flame——Love and Eroticism

ISBN 7-5060-1098-4

I. 双…

II. ①帕… ②蒋…

III. 情感-文艺心理学

IV. I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4173 号

The Double Flame

Copyright ©1993 by Octavio Paz

©1998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双重火焰——爱与欲

帕 斯著 蒋显璟 真漫亚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朝阳区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4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1098-4/C·32

定价:15.60 元



目 录

爱
与
欲
|
双
重
火
焰

爱的哲思——译者序	I
序 言	i

潘神的王国	1
厄洛斯与普赛克	20
爱的史前史	38
贵妇与圣人	66
一个太阳系	90
启明星	117
城市广场和卧室	135
结论前的离题话	151
双重火焰	175

第一章

潘神的王国

可感知的现实一直是我惊异的来源。也是证据的来源。在很久以前，写于1940年的一篇文章中，我把诗歌称为“感觉的证言”。千真万确的证言：诗的意象是伸手可触，可见可闻的。诚然，诗歌是由连接在一起的词语构成的，词语放射出反光和彩虹色。但它们显示给我们的是真实还是幻象呢？兰波（Rimbaud）曾说：“我有时看见/人们以为自己见到的东西。”（Et j' ai quelquefois vu/ce que l' homme a cru voir）即视觉与信念的融合。诗歌及其证言的奥秘就在于这两个词的并用：诗歌所显示给我们的东西并不是用肉眼去看，而是用精神的眼睛去看。诗歌让我们



得以触摸到不可触摸的东西，听到覆盖着被失眠夷为荒地的一片风景的寂静之潮。诗歌的证言向我们揭示出此世界里的彼世界，彼世界即此世界。感觉既不丢失原有的能力，又变成了想象的仆人，让我们听到不可听之物，见到不可见之物。可是这一切难道不是梦幻和性交中所发生的事情吗？当我们做梦和做爱时，我们拥抱幻象。交合的一对人都拥有一个肉体，一张脸，一个名字，但是他们真正的现实就在拥抱最热烈的那一刻消散在感觉的瀑布中，而瀑布也随之消逝。所有恋人都互相追问一个问题，性爱的奥秘就凝缩在这个问题中：你是谁？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感官既是这个世界里的，又不是这个世界里的。诗歌借助感官追溯到视觉和信念之间的桥梁。想象凭藉这个桥梁得到体现，而肉体则变成意象。

色欲与诗歌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色欲是肉体之诗，诗是语言之色欲。它们是对立互补的关系。语言——具有意义的声音，一抹物质的痕迹，却指涉非物质的事物——能够给转瞬即逝、过眼云烟的事物一个命名；感觉。色欲也不仅仅是动物的性欲；它是仪式，是表现。它是变形的性欲，是一个比喻。促发性行为和诗歌行为的动因就是想象。想象把性交变为礼仪和仪式，把语言变为节奏和比喻。诗歌意象包容对立的现实，押韵的是声音的交媾；诗歌使语言和世界色情化，因为诗歌的运作从一开始就是色情的。无独有偶，色欲也是动物性行为的比喻。这个比喻说什么呢？像所有的比喻一样，这个比喻指称一个事物，这个事物超越产生这个比喻的现实。这个事物新颖，与构成比喻的词语相异。倘若贡戈拉^[1]说“下着血红的雪”，那么他就发明或发现了一个现实，尽管这个现实包含两者，却既非血也非雪。色欲也是同理：色欲言说着，或毋宁说，它就是，



与简单性欲不同的东西。

尽管做爱方式五花八门，性行为的目的却只有一个：繁殖。性欲就是行动中的性，但是，因为性欲不是转移就是否认性，所以它挫败性交功能的目的。在性交中，快感为生殖服务；而在性欲仪式中，快感本身就是目的，或具有不为生殖的其他目的。绝育不仅是性欲中一个频繁出现的音符，而且在某些仪式中，它还是性欲的条件之一。诺斯替^[2]教派和佛教秘宗的经文都再三论及祭司把精液留驻体内或浇奠在祭坛上。在性交中，暴力和进攻都是交媾必要的成分，因此也是繁殖的必要成分；而在性欲中，进攻不再为繁殖服务，而自身就变成目的。简言之，性交比喻的各种变体总是以繁殖为目的，而性欲的比喻则对延续生命无动于衷，不考虑繁殖的重要性。

诗歌与语言的关系和性欲与性交的关系颇相似。无独有偶，在诗歌——词语的结晶——里，语言偏离它自然的目的，即交流。语言自然而然的是线性的；词语一个跟着一个，就像自来水流淌一样。在一首诗中，线性绕回自身，重踏原先的脚步，迂回宛转；直线不再是原型，而是被圆环和螺旋形代替。有一刻语言不再爬行，而是站立起来，步履踉跄地站在空荡荡的空间里；有一刻语言不再挪动，而是变形成一个透明的固体——立方体，球体，方尖碑——牢牢地矗立在书页的中心。意义交汇或分岔；在两种情况里它们都取消自己。词语不再像在散文中那样表达同样的意义；诗歌不再企图表意，只想存在。诗歌不考虑交流，就像性欲不考虑繁殖一样。

面对着奥秘的诗歌，我们困惑地自问：它们说什么？假如我们读一篇简单的诗歌，我们的困惑就消失了，但我们的惊诧却没有消失：这清澈透明的语言——似水，似空气——是写作社会学



的书籍和报刊文章用的同样语言吗？稍后，当我们的惊诧平息之后，尽管我们还陶醉不醒，却发现诗歌给予我们另一种交流，统辖诗歌的规律与统辖交换新闻和信息的规律不同。诗歌的语言是日常用语，但是这日常用语所说的事情却不同寻常。这就是所有教会都不信任神秘派诗歌的原因。十字架圣约翰^[3]不愿说偏离教会教义的任何话；然而他的诗歌却另有所言。关于这一点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来。诗歌的危险本质内在于它的成份里，而且是所有时期里和诗人身上常有的。社会表达和诗歌表达之间总是有分裂：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诗歌是不同的声音。因此它与其他方面的对应——我所提到过的黑白两方面——既合乎情理又令人不安。诗歌和色欲都起源于感觉，但并不终结于感觉。它们在展开时创造出想象的形状：即诗篇和礼仪。

我不打算详细论述诗歌和色欲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在别的时机探讨了主题。我在这里提出它只是为了引进一个不同的主题，尽管这个主题与诗歌也密切相关：爱情。首先，有必要区别纯粹意义上的爱情与色欲和性行为的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往往被混为一谈。例如，我们有时说某某男子或女子的爱情生活，但我们真正的意思是指他们的性生活。当斯万和奥黛特^[4]说做卡特莱兰（faire cattleya）时，他们所指的不仅是交媾。正如普鲁斯特^[5]所指出的那样，“那种说‘做爱’的说法对他们而言并不确切意味着这个短语的同义词。”“性欲行为脱离了性交行为：它既是性交，又是别的某种东西。那个符咒般的词cattleya对奥黛特来说是一个意义，对斯万来说又是另一个意义：对她来说这是跟某个人的某种性欲快感，而对他来说这是折磨人的痛苦感情——他对奥黛特的爱。这种混淆不足为奇：性、色欲



和爱情是同一现象的各个方面，是我们称之为生活的那种事物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三者中最古老、最包罗万象、最基本的就是性。性是原始的源头。性欲和爱情是来源于性本能的形式：是结晶，升华，倒错和凝聚，它们往往把性欲转化为不可认知的某物。正如同心圆的情况一样，性是这种情欲几何的中心和枢纽。

性的领域尽管是三者中最广大的，但却是个更广大的王国——即生命物质王国的小省份。而生命王国依次类推又是宇宙的一个渺小部分。尽管我们不敢肯定，但在其他银河系的太阳系里却很有可能有些行星有类似于地球的生命形式；然而尽管这样的行星可能为数众多，生命仍然是宇宙的一个极微小部分，是个例外。按照现代科学的构想，宇宙是众多不断扩张的星系的总和。但是统辖着这种扩张的规律却显然不适用于基本粒子的世界。而在这种划分中，另一种类别出现了：生命物质。热力学的第二条定理，即熵的趋势，却屈从于相反的一种过程：进化，分化的有机体，还有新物种的不断产生。生物学的箭头朝着与物理学的箭头相反的方向射去。在此时刻，另一个例外又出现了：细胞通过分裂，发芽，或单性生殖来繁殖，但是在一个生命的小岛上，繁殖却经由细菌细胞，即配子的结合来发生。这就是性的小岛，其王国是有限的，只包含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的某些物种。人类与动物和某些植物共有有性繁殖的需要，而不是经由更简单的自我分化方法来繁殖。

性的边界一旦大致划分好了，我们就能划出分开性和色欲的界线——这是条曲折的界线，而且或是由于性本能的勃发，或是由于性幻想的侵入，它往往被穿越。性欲是所有事物中惟有人才有的：它是被想象和人类意志社会化了和变形了的性欲。把性欲和性欲区分开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色欲表现自己的无限种形式。色



欲是创造，是持续的变异；而性欲则总是同样不变的。性行为的主人公就是性，或更确切地说，是两性。复数是必要的，因为即使在所谓的单独快感^[6]里，性欲总创造出—个假想的他人……或多个他人。此外，在每次性交合中，总有一个无形的，始终活跃的参与者，想象，欲望。在性行为中，总是有两个以上——从来没有单个——参与者。动物性行为和人类色欲之间的第一个区别就在这里出现：在后者里，一个或数个游戏者可以是假想的。只有人类与梦魔和女魔交媾。

根据古人和胡里奥·罗马诺^[7]的蚀刻图所云，基本的交媾姿势有十二种，但色欲仪式和游戏是无数的，而且在幻想之父——欲望的行为中不断变化。色欲随气候和地理，社会和历史，个人和脾性不同而有所变化。色欲也随着机会、偶然性和当时的灵感而变化。假如说人是“波动的”动物，那么他们在其中被来回摇晃的大海就是被色欲那变换莫测的波涛所冲击动荡起来的。这就是性欲和色欲的另一区别。动物总是以同一方式交媾，而人类则在普遍的动物交媾之镜中观察自己，在模仿动物交媾的同时，他们也改造它和自己的性行为。不管动物交媾形式多奇特，有些是温和的，有些是猛烈的，但总是千篇一律，没有变化。雄鸽咕咕叫着，绕着雌鸽转圈；雌螳螂在受精后立即吃掉雄螳螂。令人惊恐和极大的单调性，它在人类世界中却变成令人惊恐和极大的多样性。

在自然的中心，人类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另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各种习俗、制度、仪式、思想、以及制造品的总体构成的。就其起源而言，色欲是性、自然；就它是人类创造物和它的社会功能来说，色欲是文化。色欲的目的之一就是把性拿来，并为它在社会中开辟一席之地。没有性就没有社



会，因为不可能繁衍后代；但性也威胁社会。就像潘神一样，它既是创造也是毁灭。它是本能：颤栗、恐慌、生命的爆炸。它是一座火山，无论它哪一次爆发都会把社会埋葬在血与精液的狂流下面。性有颠覆性：它不管阶级和等级，艺术和科学，白昼和夜晚——它睡眠后醒来，只是为了私通，然后又堕入睡眠。另一个与动物世界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个物种受着不知足的性饥渴的折磨，而不像其他动物一样经历发情期和性休眠期。人类是唯一的、不拥有性行为自动生理调节机制的活的造物。

在现代城市里，正如在古代废墟中一样，祭坛的石块上和厕所的墙上有阳具和女阴的图画。永远昂立的普里阿波斯^[8]和喘息着的、永恒发情的阿斯塔耳忒^[9]伴随着人类经历他们所有的漫游和历险。因此我们不得不发明一些清规戒律来导流性本能，保护社会不受它的泛滥之害。在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着一系列禁令或忌讳——也有一系列刺激和鼓励——其目的就是调控性本能。这些戒律同时为社会（即文化）和生殖（即自然）服务。没有这些戒律，家庭就要解体，社会也要随之解体。人类时刻受控于性的放电，于是发明了一种避雷针：性欲。一种难言好坏的发明，就像我们所有其他发明一样，而它那模糊的轮廓现在聚焦得更清晰了：它就是压抑和放纵，是性升华和性反常。性欲的首要功能——繁殖——被从属于其他目的，有些目的是社会性的，有些是个人的。性欲保护社会不受性的进攻，但它也否定了繁殖的功能。它是生命与死亡变幻莫测的仆人。

旨在驯服性的戒律和制度为数甚多，总在变化，而且互相矛盾。全列举出来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包括乱伦禁忌和婚姻契约，强制性贞洁和调控妓院的立法。这些戒律和制度的变化使人无法

企图将其分门别类，只能开列一张清单：每天都有新习俗出现，旧习俗消亡。但是所有习俗都由两个词构成：禁欲和纵欲。两者都不是绝对的。这便可以解释清楚：社会的精神健康以及社会制度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者矛盾的对话。自太初以降，社会就经历过贞洁或曰禁欲时期，随后是纵欲时期。可以信手拈来一个例子：四旬斋^[10]和狂欢节。古代和东方也熟悉这种双重节奏：酒神节，祭酒神的仪式，阿孜台克人的公开悔过节，基督教徒的赔罪游行，穆斯林的斋月。在像我们这样的世俗社会中，几乎所有贞洁期与纵欲期都与宗教日历有关联，可是它们作为被传统神圣化的集体习俗，都在逐渐消失。这倒没关系：色欲的双重本性丝毫无损地保留着。它不再是宗教的或周期性的戒律，而是转化成了由个人遵循的律令。这个律令有时虽然求助于科学和卫生的权威，但它几乎始终具有美学的基础。对疾病的恐惧不亚于对神明的恐惧或对道德法规的尊重。色欲的双重面孔——对生命和死亡的迷恋——现在被剥去了其宗教光环，再次出现了。色情比喻的意义是模棱两可的——或者不如说，其意义是多层的。它说着许多各不相同的话，但在所有这些话中有两个词凸现出来：欢愉和死亡。

在某些情况下——这是色欲在动物世界中所体现的巨大例外之中的例外——禁欲和纵欲不是相对的和周期性的，而是绝对的。它们是色欲的极端，而且是彼岸世界的。我这样说是因为色欲本质上是欲望：朝着彼岸世界发射的一枪。因为绝对的贞洁和绝对的纵欲确实只是个理想；它很少，也许永远不会实现。修士或修女的贞洁不断被梦中出现的淫荡形象和梦遗所威胁；而在浪荡子那一方面呢，除了有时阳痿之外，他还会经历阳痿和纵欲过度的时期。有些人睡眠时被梦魔和女魔虚幻的拥抱缠绕，深受其



苦；而其他人则在清醒时注定要穿越迟钝感觉的荒原。不管能否实现，绝对贞洁和绝对纵欲的理想可能属于集体，也可能属于个人。这两种类型都是社会生命经济的一部分，尽管某些个人的极端例子往往表现为个人摆脱社会羁累，从凡人状况下解脱出来的企图。我不必要详述那些鼓吹在修女院，修道院，佛教静修院和其他隐修场所实行绝对贞洁的宗教团体，社区和派系。所有宗教都有这些公会和兄弟会。要提供文件证明浪荡子团体的存在却困难得多。浪荡子群体不像宗教团体那样总是一个教会的一部分从而得到公众承认，它们通常在偏远和秘密地点聚会。但要证明它们的现实存在却很容易：它们在东西方所有时代的文学里。它们不光是个社会事实，也是个文学种类；因此它们具有双重现实性。但是集体色欲习俗也有宗教形式。想想新石器时代的阳具崇拜，或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酒神节和农神节吧。在两个突出的禁欲宗教，佛教和基督教里，性欲的和神圣的事物的结合也起了作用，而且是突出的作用。每一种有历史意义的宗教都在其边缘或中心产生了教派、运动、仪式和礼拜仪式，在其中肉体 and 性交是通向神性的道路。这是别无它选的：色欲首先就是对他人的渴求。而超自然的东西就是最高级的他人。

色欲宗教习俗在其种类上和重复发生方面都令人惊奇。印度的密宗教派，中国的道教信徒和地中海地区的诺斯基督徒曾实行集体仪式性交媾。那些密宗的入教者和崇拜巴尔贝卢斯^[11]的基督教诺斯替派都举行与精液的交流仪式，他们也实行集体交媾。许多这些色欲一宗教运动都受到千年盛世梦想的激发，把宗教、色欲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在他们中就有中国的黄巾派（道教信徒）和荷兰莱顿的约翰^[12]的再洗礼派追随者。我强调，在所有这些仪式中，除了两三个例外，繁殖不起什么作用，或者只是



起反作用。一个人要吞食精液和月经以便与太一重新合为一体。因为诺斯替教派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邪恶的造物者所创造的。在密宗派和道教信徒中，尽管理由恰恰相反，保留精液也是按照仪式必须执行的。在印度教的密宗里，精液作为奠酒被奉上。交媾中断（coitus interruptus）几乎总是这些仪式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圣经》中“欧南之罪”^[13]的意义。简言之，在宗教性欲中，性交程序被逆转了；性的巨大能力被借用来达到与繁殖不同或相反的目的。

性欲也体现在两个象征性形象中：禁欲者和浪荡子。这两个象征对立然而朝同一方向移动：两者都拒斥繁殖，都是灵魂得救的企图，从堕落，腐败，毫无条理，或不现实的世界获取个人解脱的企图。同样的目的也驱使着各种教派和团体，只是对于它们来说，灵魂得救是集体的事业——它们是社会中之社会——而禁欲者和浪荡子是非社会的，是些个人在对抗或叛逆社会。在西方，贞洁崇拜是对柏拉图主义和古代哲学之继承，这两者都认为，不朽的灵魂是易朽的肉体之囚徒。普遍的信念认为，灵魂总有一天要回到天堂里，肉体却要回归无形的物质。然而对肉体的蔑视却并未在犹太教中出现，它总是高扬生殖能力：《圣经》中第一条命令就是“多生多养，繁衍子孙”。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再加上它是上帝在一个人身上肉身化的宗教，基督教遂用肉体复活和“天国光辉里的人体”的教义来缓和了柏拉图的二元论^[14]。但基督教并未把肉体看成通向神性的道路，而这个信仰却是其他宗教和邪说教派广泛相信的。为何如此？无疑是因为早期基督教教会著作家身上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在东方，对贞洁的崇拜起初是追求长生不老的一种方法：储



存精液就是储存生命。同理，妇女性交时的分泌液体也应保留。男性的每次射精和女性的每次性高潮都是斫丧生命力。随着这一信仰的演化，贞洁变成一种通过压抑感觉来获得超自然能力的方法，更有甚者，在道教中，这是获得永生的办法。这就是瑜伽术的精髓。尽管有诸种差异，贞洁在东方与在西方是起着同样的作用的：它是一种考验，是一种锻炼，在精神上强化我们，让我们完成从人到超人的跃进。

但是贞洁只是许多条道路之一。瑜伽术士和禁欲者也能够利用色欲来与神交流，达到狂喜销魂、解脱、或征服“无意（unconditioned）”。许多宗教经文，其中有一些甚至是伟大的诗篇，毫不犹豫地把神秘主义者销魂般的狂喜和与神明的结合比作性交快感。在我们西方的传统中，性与精神的融合不如在东方传统中那样普通。然而，《旧约》中色情故事却比比皆是，其中许多是悲剧性的，乱伦的，而有些还激发了脍炙人口的篇章。维克多·雨果采用了路得^[15]的故事写了《睡着的博厄斯》（Booz endormi），这是一篇咏唱夜晚的诗，其中有“黑暗是婚礼”句。但是印度教经文却更直露。例如，胜天（Jayaveda）的著名梵文诗《牧童歌》（Gitagovinda）歌唱黑天神^[16]和挤奶女拉达（Radha）的私通。正如在《所罗门之歌》中一样，诗篇的宗教意义是和其凡俗的色情意义难以区分的：它们是同一现实的两个方面。在苏非派^[17]神秘主义者那里，宗教和色情幻象的融合经常出现。与神明的交流有时被比作两个恋人的聚饮，美酒觥筹交错。神性陶醉、色欲狂喜。

我在上面提到的《所罗门之歌》，也称为《雅歌》。这个关于凡俗之爱的诗歌集是诗歌词语所创造出来的最美的爱欲作品，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哺育着人类的想象和感官享乐。犹太教和基督



教传统把这些诗篇解释成耶和華与以色列、基督和教会关系的寓言。这种混淆是十字架圣约翰写的《精神诗章》引起的，这是西方抒情传统里最热烈最神秘的诗篇之一。把这个西班牙神秘主义者的诗篇仅仅作为色情文本或宗教文本来读是不可能的。它们两者都是，而且还是别的某种品质，没有这种东西它们就不会像它们现在那样：这种品质就是诗歌。十字架圣约翰的诗歌的歧义在现代碰到抵制和错误解释。有些批评家坚持认为它们本质上是性欲文本；其他批评家把它们视为亵渎神圣的。我记得 W. H. 奥登^[18]在碰到《精神诗章》中某些意象时是多么惊诧莫名：在他看来，它们似乎是精神与肉欲的庸俗杂烩。

奥登的反应是柏拉图式的而不是基督教式的。我们是从柏拉图那里得到这个概念的：性欲是种生命冲动，它逐级上升到对至高之善的审视。这个概念包含着另一个概念：即灵魂的逐渐净化，每上一级就离性欲更远，到它上升的巅峰时，它就完全否弃了性欲。但是宗教经验告诉我们的却是——尤其是通过神秘主义者的证词——恰恰相反：性欲，即被人类想象改造了的性欲，并不消失；它变化着，不断被变形，但从不背离其本色，即一种性欲冲动。

在浪荡子的形象里，宗教和性欲并不结合；相反，有一条分明的界限。浪荡子视欢娱为排除其他目的的唯一目的。他几乎总是激烈地反对把肉体服从于一个超验目的的价值观和信仰，不管它们是宗教的还是伦理的。在浪荡行径的一个极端，它濒临批判，而且成为一种哲学；在它的另一极端，它接近侮辱神明的话语和亵渎神圣，这些都是宗教虔诚的反面。萨德^[19]吹嘘说他宣扬了一种桀骜不逊的哲学无神论，但在他的书里多处出现非宗教的宗教狂热篇章，而在他的生活中，他不得不面对好几起渎神和



不虔诚的指控，例如 1772 年他在马赛受审时对他的那些指控。安德列·布雷顿^[20]曾告诉我，萨德的无神论是种信仰：也可以说，浪荡行径是反面宗教。浪荡子如此激烈地否认超自然的世界，这样一来他的攻击反而是对宗教的敬意，有时甚至是一种献祭。禁欲者和浪荡子的真正区别就是，前者的色欲是一种孤独的升华，一种没有中介的升华，而后者的色欲则是这样一种行为，假如要实施的话，就要求有一个同谋者或受害者在场。

浪荡行径作为欲望和被激怒的想象的表达，它是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哲学，它却相对而言是现代的。“浪荡行径”（libertinism）和“浪荡子”（libertine）这两个词的奇特演化有助于我们理解色欲在现代同样奇特的命运。在西班牙语里，“浪荡子”（libertino）起先意为“一个自由人的儿子”，只是后来它才指一个过着淫荡生活的不节制的人。在法语里，17 世纪时，这个词的意义与“慷慨的”（liberal）和“大方”（liberality）相近：即慷慨和利他主义。浪荡子们起先是诗人或像西拉诺·德·贝热拉斯^[21]那样的哲学家—诗人——一些有冒险精神的人，如泰奥菲勒·德·维奥^[22]和特里斯坦·莱尔米特^[23]那样的人，他们有活泼的幻想力，被狂热的想象所驱使着。与“浪荡”这个词相关的轻浮和无忧的意义被塞维尼侯爵夫人至为迷人地表达了出来：“我写作时是如此地放浪形骸，我下笔时最初的思路就是写整封信要追随的思路。”● 在 18 世纪里，浪荡具有了哲学意义。浪荡子是个对宗教、法律、习俗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该词意义的转移潜移默化，浪荡哲学把色欲变成了道德批判。这就是永恒的色欲到

● 海伦·雷恩译。